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瑞集

倖

晉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衛夢卜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曹公孫疆

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毀曹人詬之不行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奸

晉羊舌鮒

昭公十三年羊舌鮒叔魚攝司馬合諸侯於平丘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侯以邾莒之訴執季孫意如既而欲歸之孟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
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
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
懼先歸孟椒待禮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
而無成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起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
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夫二十八年晉祁奚子盈盈之家臣祁勝與鄔臧通

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
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憇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叔向之子楊食我食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
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
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
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尢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
食我食我始生姑視之及堂聞聲而還曰是豺狼之
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重子反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鄭女夏姬申
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
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
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
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

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
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
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
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伐魯爲楊橋
之役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
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七年初莊王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
之遂取以行子反亦然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息及襄老之子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闡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
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
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
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
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
吳於上國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

年晉敗楚於邲楚殺子反襄公三年春初子重伐吳
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
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

楚費無極

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平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二十年二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

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二十一

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朱之叔父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東國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二十七年楚平王卒吳乘楚喪而伐之圍潛楚師救潛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平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子惡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弑其君楚師聞

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
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
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
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
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
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蕪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
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殺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
郤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
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
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
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
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

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去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君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於國謗言乃止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
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
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晉范鞅
求賂不得而辭蔡侯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於吳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

楚子南

襄公五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居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二

弑一

魯桓弑隱公

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四年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
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
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寫氏羽父使賊殺公
於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魯共仲弒子般閔公

莊公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
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
公子觀之圉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
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於襍門公
疾問後於叔牙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乙未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

齊無知弑襄公

桓公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
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
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
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
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
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

齊商人弒舍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
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
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弒舍而讓
元商人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
憾將免我乎爾爲之秋齊人定商人爲懿公十八年
齊人弒懿公初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
使職駢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朴

扶職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
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
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爲惠公

齊崔杼弑莊公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於閤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
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
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廬

弱無咎子盧高氏邑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

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十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國氏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

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子佐

國弱勝弟來奔王湫佐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襄十九年齊侯娶於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

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

徙之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衛奔高堂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
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
綽工倮會夜緇納師醢衛於軍二十三年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

左翼

牢成御襄罷師

狼遽䟽為右肱

右翼

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武子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張武軍於茨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二十五年春齊崔
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
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
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
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
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民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
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
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楸夜行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嬖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駸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公黨人廬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私人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
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險將舍嬰曰崔慶
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
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
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北郭丁亥塋諸士孫
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七年齊崔
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

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
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無與咎弗予曰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
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嫫盧蒲
嫫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
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
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
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
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
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封之子慶舍
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公孫寵怒慶封告

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

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湏

無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

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

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須無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乃使歸慶嗣封族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
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
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扉三蒲
盧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楯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鷗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夷末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噐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利用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
子雅邑辭多受少與高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
忠故有寵釋盧蒲嫫於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
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
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
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伸圍朱方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
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
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
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
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其君兄之子
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先是齊侯田於莒
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
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
癸於北燕

齊陳乞弑荼

齊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
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公弗聽昭
公二十六年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鐘之數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取之公
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
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
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
國也已而嬰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
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
中行請粟於齊田僖子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
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
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

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家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駮乘
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
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
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

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國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
來奔子嬰八月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
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陽生子處戒之遂行逮夜至
於齊國人知之陳乞使其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
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鮑子曰女亡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噐不可以二噐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
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莖諸爰冒淳鮑牧又謂
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
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
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
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齊陳恒弑簡公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敬
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赦其不開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
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
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
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
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
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_䷓之否_䷋曰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始大於齊其後亡也陳乞之子成子恒得政哀公十四年成子復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子

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遙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逆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人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
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奔中狹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
闔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及彫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

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弑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
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田常既弑簡公懼
諸侯共誅之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
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

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
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
於是盡誅鮑晏暨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
以東至琅瑯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至魯
孫和遂纂齊

宋萬弑閔公

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右歆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
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
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一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
御說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
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
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
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
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鮑弑昭公

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曄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

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十六年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瞻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

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其子
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
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
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
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昭公將田孟諸未至
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鮑即
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十八

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
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
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宣公三年武穆之族以
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晉趙盾弒靈公

文公六年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趙衰之
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

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績常職出滯淹既
 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
 法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
射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德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
 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
 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
 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公子雍之母

杜祁以君故讓偪佶而亡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
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
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
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郕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
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
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遂敗秦師於令狐宣
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
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
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
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
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
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
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橐
 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奔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晉欒書弑厲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四年衛侯饗郤犢寗惠子
殖相郤犢傲寗子曰郤氏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晉
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
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
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六年鄢陵之戰晉侯使郤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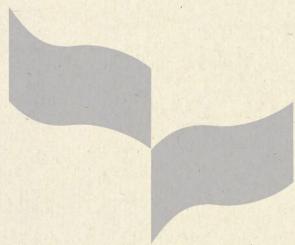
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諸語大夫
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范文子燹反自
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
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燹卒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
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其
父胥克卻缺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
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
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

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
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
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
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驪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郤錡郤犨於其位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
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
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晉厲公遊於
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
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趙姬之讒吾能違兵古
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十

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
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晉人殺厲公邊人以
告魯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
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
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
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
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
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
不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
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0131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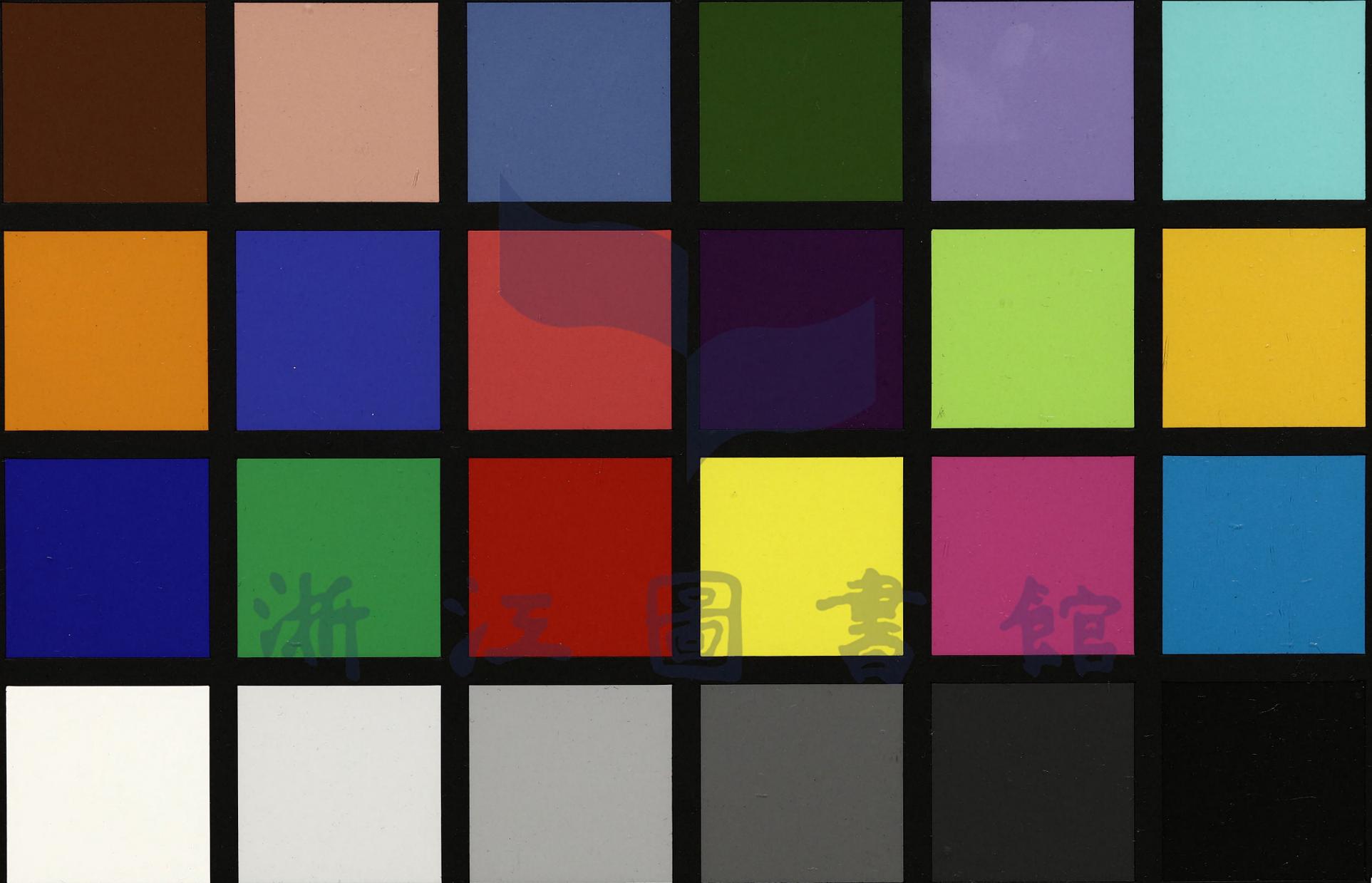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